



人文齐鲁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4-15

齐鲁晚报
2022年10月27日
星期四

阅
人
文
知
齐
鲁

□美编：陈明丽
□编辑：向平

《乡园忆旧录》里的济南名人

《乡园忆旧录》是一部以记述山东名人及地方官员的逸闻逸事为主，兼顾地方掌故、名胜古迹、山川风物等诸多方面的笔记体文献杂录。作者是淄川人王培荀。此书虽非济南文史专著，却包含许多与之相关的内容，尤其是书中写到的济南历史上的名人，如今读来仍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



成就高于名气的朱绂

康熙年间的诗坛上，有一位成就很高但名气不是很大的诗人，名叫朱绂。朱绂原籍高唐，可他本人却是生在济南，长在济南的济南人，一生之中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济南度过的。他师从王士禛，被王士禛誉为“一代作手”；他比蒲松龄年少三十岁，却与之成为忘年之交。《乡园忆旧录》中介绍他的词条，虽然简短，但很到位：“朱子青绂，候补主事，不仕。家有园亭之胜，好宾客，日以称觴赋诗为乐。学诗于（王）渔阳，受知于（田）山姜。”

“吾乡一巨手”殷士儋

济南名士殷士儋，明嘉靖丁未进士，官至武英殿大学士，著有《金輿山房稿》。金輿山，古代华山之别名。当时，虽然李攀龙以诗主盟海内，但殷士儋的诗文也颇有特色，按照时任礼部尚书冯琦为《金輿山房稿》所作“序”中所说：其“铨序景物，品鹭而赋，伐别而概，体齐鲁之雅驯，兼燕赵之悲秋，采吴越之婉丽，以争胜于历下、娄水之间。要以蓄极而发，积厚而流，无意于为文而生文焉。”王培荀对殷士儋及其《金輿山房集》的评价也非常高，说其“气概雄伟，音节洪亮，实堪与沧溟树旗鼓，是吾乡一巨手”。

在山东为官五年的施闰章

出身于儒学世家的施闰章，是安徽宣城人，他在山东为官五年，深得王培荀敬仰：“本朝学使，最著名者，无如施愚公。（他在任期间），山左奇才，无不赏拔。”同时，他还在辛勤工作之余，为济南留下了诸多隽永的诗篇。如《趵突泉上白雪楼诗》再登济南白雪楼》等。其“不独与士相习，并山水名胜亦有恋恋不能舍去之意，尤不能忘者则济南也”。他在离别济南时，作《过长清怀济南旧游》，很能反映他当时的心境：“论文昨日事，历下五年游。湖影涵官阁，泉声满郡楼。山川经眼遍，风物过时愁。多难催耆旧，诸生白白头？”按照王培荀的说法，“湖影”一联，工于写景，非身历不知其妙。

郑板桥为朱文震画九畹兰

“历城朱青雷文震，精篆隶，工画，又善雕图章。游曲阜，遍观秦汉碑刻，坐卧期间累月。”《乡园忆旧录》中还记载有他的另外两件事。他在为袁枚镌刻20余方图章时，行刀如飞，人们惊其神速。他说：以铁刻石，有何不可？凡迟迟云者，都是为了故意抬高身价。郑板桥在扬州与八位朋友雅聚，席间作画时，画兰八叶已与人数相符，可没想到由于笔下误多画了一撇，于是他笑着说：难道今天还有后来居上者？果不其然，午后朱文震不期而至，郑板桥为此十分高兴，就画了九畹兰来纪念此事，并作诗曰：“何须芍药夸金带，自是千秋九畹青。”

苏东坡来济南时，曾在刘诏家写枯木一枝，题名“槿泉亭”。刘诏摹诸石，后移于儒学，求之者众，吏拓不给，碎数段，投之井。历城东二十里王舍庄，有块苏东坡题写的“读书堂”碑，为龙图侍郎张掇作，可惜碑今不存。

“海右此亭古，济南名士多。”王培荀对此颇有感慨：“济南固多名士，流寓亦盛，如唐之李、杜，宋之苏、黄、晁、曾，无不游览流连。国初，顾亭林、张祖望、阎古古、朱竹垞，皆以事久住。学使则前明薛文清、王文成，一代大儒；我朝施愚山、黄昆圃，一世文宗。以此提倡，人物风雅，安得不盛？”

《乡园忆旧录》作为文史资料，不失其弥足珍贵。“诚以王著于齐鲁山川风物，名贤耆旧以及诗文掌故，凡所记忆，悉笔于书，而文辞雅驯，颇有可观。”这是著名学者严薇青先生对《乡园忆旧录》的评价。

而旨趣自见。”从上述说法中我们可知，当年对王士禛创作“秋柳”诗的动机，人们就有不同看法，绝非今人所推崇的“咏柳”那么简单。

藏书甲于齐鲁的李开先

李开先是章丘人，进士及第之后为官十三年，后来因为仕途坎坷返回故里。《乡园忆旧录》中说他的“藏书之富，甲于齐鲁”，而且其“所藏名画，皆自为品第”。其“藏书国初犹存，徐尚书元一购得其半，签帙必精，丹青如故。今其半，俱化作过眼云烟矣”。

顾炎武寓居济南二十年

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”此乃顾炎武之名言。在他的人生经历中，曾因为忠贞不贰寓居济南二十年，其间留下了不少诗文佳作。《乡园忆旧录》有关他的词条，录有当时与王士禛齐名的著名学者朱彝尊称颂他的楹联：入则孝，出则悌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学；诵其诗，读其书，友天下之士尚论古人。

济阳人张尔岐（1612～1678），自号嵩庵居士。他熟读经学，兼及诸子百家，顾炎武对他的学问十分敬佩，说其《仪礼郑注句读》是“根本先儒，立言简当，以其人不求闻达，故无当世之名，而书实拟可传”。《乡园忆旧录》载：其“所作古文《天道论》，抉幽摘微，能发前所未发，而文气曲折奥衍，表里洞达，直入昌黎之室”。

首家“公共图书馆”创办者周永年

周永年“嗜古多闻，读书过目不忘，以荐入《四库全书》馆，赐编修”。他藏书颇丰，且不为藏而藏，倡导为用而藏。为了方便他人借阅，他就在五龙潭边，创办了名为“潭西精舍”的“籍书园”，此乃中国历史上的首家“公共图书馆”。此外，为了静心读书，他还在龙洞佛峪般若寺后的林汲泉旁，建房数间，并自号林汲山人在此静心读书，其生活极为清心寡欲，以致晚年贫困潦倒，赵渭川助以金时曾赠诗曰：髯翁贫病今犹昔，时欠长安卖药钱。堪笑石仓无粒米，乱书堆里日高眠。论者谓绝似先生行乐图。

周永年之子周震甲，乾隆庚子年间参加科举考试。出场后凭着记忆将试卷内容抄录后呈给父亲。周永年看后颇为生气，训斥他背离学理且不合规矩，可没想到发榜后竟得以金榜题名。王培荀认为，此乃以偏师制胜也。

□杨曙明

王培荀出生于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），去世于咸丰九年（1859）。他自幼聪颖，但仕途不顺。或许是文风朴实，语言近似白话之故，使得他在八股科考中屡屡落第，此与其同乡蒲松龄的情况极为相似。至于编撰《乡园忆旧录》的缘由，他在自序中这样写道：“予游蜀已十年矣，生平钓游所经，典型所仰，历历形诸梦寐，忆之恍如前生。父老所传述，又恐其久而或忘，故随意笔之，以慰乡土之思云尔，名之曰《乡园忆旧录》。”

开篇人物李攀龙

趵突泉公园内的白雪楼，祭祀的是先贤李攀龙，《乡园忆旧录》中的开篇人物便是他，可见其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。王士禛在明清诗坛可谓如雷贯耳的人物，可他对李攀龙极为崇敬，他曾说：“作七律如挽强弓，鲜有十分满者，古今惟杜甫、李白、王勃、李颀、李于鳞（李攀龙，字于鳞，号沧溟）数公耳。新城王考功季木，目空一切，独伏首沧溟。陈卧子谓：于鳞七律，为三百年来绝唱。”先贤们都如此这般之说，难怪王培荀对李攀龙也佩服至极了。

万卷楼是边贡所筑。楼内藏书籍、金石、古玩甚为丰富，可惜一日被大火所焚毁，边贡为此痛哭曰：“甚于丧我也！”不久病卒。边贡所交之人，皆海内名士。在京城为官时，他“浏览江山，挥毫浮白，夜以继日”，因而被弹劾，说其“纵酒废职”，于是，他便辞官回到故土，也就是济南的华山脚下。

边贡乃明朝文坛“前七子”之一，李攀龙则是明朝文坛“后七子”之一。边贡筑万卷楼，李攀龙筑白雪楼，“两楼虽无，（但）至今如雄峙历下焉。”据史料记载，万历年间的山东布政使叶梦熊，出于对李攀龙的敬佩和赞赏，出资在其少时读书处，也就是今日趵突泉公园沧园附近，建起了济南历史上的第三座白雪楼。这座白雪楼虽在清朝初年倾圮，但顺治年间又被时任山东布政使的张缙彦在原址重建，人称“泺源白雪楼”。按照王培荀在世的年代，“泺源白雪楼”应该还在，不知为什么他却说“两楼虽无”？

李清照故居在柳絮泉

李清照在柳絮泉旁是否有故居，历来文史界颇有争议。不过《乡园忆旧录》中直言：“李易安故宅在济南柳絮泉上。”

同时，他还记载了与李清照相

关的这样三件事情：朋友在济南故书局买了一幅李清照小像的画轴，纸已黯然，状似憔悴，所谓“人比黄花瘦”也；李清照随夫赵明诚到淄川时，北兵已逼近，仓皇间出走逃难，家室不能保，其所著的《金石录序》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；赵明诚在太学时，有人持徐熙所画牡丹求售，可他心有余而钱不足，因为买不起而作罢，夫妇俩为之怅惋累日。

王象春和王士禛

明清时期新城（今桓台）的王氏家族，可谓声名显赫。在《乡园忆旧录》中，多有对王氏家族的介绍，其中与济南密切相关的，除了王士禛，便是王象春。

王象春，字季木，因为曾经担任过南京吏部考功郎，故世称王考功。“王考功季木，渔洋山人之从祖也。才气纵放，傲睨一切。著有《问山亭集》，务欲超出常规，惊骇流俗。如：项王瞋目叱咤，千人皆废。《题项王庙》一篇，（如）狮吼鲸翻，几欲唾壶击碎，压倒从前作者矣。”不过，济南人感谢王象春，则是因为他的《齐音》。《齐音》又名《济南百咏》，收入其七言绝句107首，内容涉及济南的湖光山色和风土人情。诗后缀以笺注，说明创作缘由。《齐音》影响深远，乃济南文史的重要史料，叶春墀在1914年编撰《济南指南》时，就在书后附录了其所有诗篇。

“济南府平原人董云，字香草，气度风雅，博读经史，教授生徒终日无倦容。文章雅健，以诗名世。”他“盖籍平原而寓历下”，其所著《广齐音》，又名《济南绝句》或《济南杂咏》，模仿《齐音》而又不袭其词，内容更加丰富。或遇物即言，随事而吟；或即景咏古，感发联想，题材俯拾即是。《乡园忆旧录》赞扬其诗“不求奇，不务华，情词亹亹动人……抑扬之间，推重独至，非轻许也”。

说来王培荀和王士禛还有点远亲关系，因为王培荀的外祖父王兆燮是王士禛的族孙。王培荀虽然对王士禛很是敬佩、敬重，但他仍然以为其名声大噪的“秋柳”诗不是单纯咏柳，而是运用比兴手法，借景抒情，抒发对明朝吴王官人流落济南之悲惨命运的怜惜。“渔洋山人以《秋柳》得名。少时疑其不甚规规于题，说者谓感南京旧官人作。余细绎其诗，‘残照西风白下门’，作诗在历下，而以金陵地起，若非意别有在，殊不合体……吴梅村《临淮故伎》诸作，以胜国旧臣，不免回首沧桑，兴感禾黍；若渔阳本朝新进，咏明官人而唏嘘悲凉则无谓矣。故借物流连，